

看到雅鲁藏布江

· 短篇小说集 ·

17.7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春到雅鲁藏布江
短篇小说集

•
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编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藏新华书店发行

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2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70·22

定 价：0.30 元

目 录

林海炊烟·····	杨润泽 张 锋 (1)
春到雅鲁藏布江·····	王世廉 (14)
藏族女矿工·····	郭树云 (26)
战士的歌·····	杨景民 (43)
一架缝纫机·····	刘学仁 (56)
风雪雄鹰·····	詹仕华 (66)
温泉老人·····	吴 澍 (76)
女队长·····	邓万祥 (82)
飞雪迎春·····	夏辉明 (101)
雪山明珠·····	覃文炳 (110)
任 务·····	王林军 (124)
演出途中·····	崔康健 (134)
编后记	

林海炊烟

杨润泽 张 锋

起风了，雪山下的林海顿时卷起了阵阵松涛，后浪涌着前浪，汹涌澎湃地向前奔腾着。那“哗哗啦啦”的巨响，震荡着深山峡谷。在林海深处的点点红瓦粉墙的营房上，淡蓝色的炊烟，给郁郁葱葱的林带系上一缕轻纱。

七连司务长陈进炳正坐在床边上，翻阅着一份材料。

突然，门“吱”地被推开了，一个战士拿着一卷图纸兴冲冲地走了进来。还没有来得及擦把汗，就冲着陈进炳喊了声：“司务长！”

司务长猛一抬头：“呵，又是大牛！”但他转念一想，又说：“也好，来吧！过几天，团里就要到咱们连来开现场会，还叫我介绍改灶经验哩！文书帮我整的这个材料还空了点，你来给补充补充……”

“不，司务长，我是要你看看这个。”

这个叫大牛的战士，一边展开图纸，一边说：“这个灶还要继续改。上回给你提建议，你说，再要改，拿图纸来。这不，我画了个图纸，你看——”

“唉呀！我的大牛同志！过几天，就要开现场会，火都烧到眉毛上来啦！可你还是坚持改、改、改！嘿！我看你这

个牛脾气啥时候能改！”司务长猛地站了起来，打断了大牛的话。

“咱们改灶，又不是为了开现场会，为啥现在不能改？”大牛黑红的脸膛上，闪着炯炯有神的眼光。司务长心里一嘀咕：“糟，牛脾气又犯了！”

大牛是陈司务长接的兵，他了解大牛。入伍前，大牛是个红卫兵。最使他羡慕的是：大牛曾在天安门前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！他敢于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，有一股子火辣辣的革命劲头！可就是有个“牛”脾气，直爽得就象一门小钢炮，遇事爱刨个根根，追个底底。他要认为是不对的，不管你是谁，“噏、噏、噏”对着你就是几炮。记得在去年，有的干部怕戴“单纯军事观点”的帽子，不敢大胆地抓军事训练。就在这时候，大牛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愤怒地批判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，向几个“怕”字当头的干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，而且还向团党委建议：为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，部队要苦练杀敌本领。为这事，团党委还通报表扬过他哩！可也有人对他说：“大牛，你得罪那么多人，会影响你的进步呵！”他却把头一扬，冲着那人就是一炮：

“不积极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又算啥进步！”正因为这些，陈司务长喜欢大牛，爱大牛，决心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硬梆梆的好战士！可司务长也觉得，大牛这小子也太任性啦！比如说改灶吧，他认为还要改，那就非改不可！这个灶是团党委树立的典型，还要开现场会，改坏了咋办！这可是关系到全团炉灶改革能不能向前大跨一步的大事！再说，这个灶可来得不容易啊！

自从接到上级党委关于：“响应毛主席‘要节约闹革

命’的伟大号召，为边疆社会主义建设节省木材，进行炉灶改革的指示”后，整个部队掀起了一个炉灶改革的高潮。

“身在柴山，更要节约！”兄弟连队搞得真热闹呵！你追我赶，谁肯落后，形势喜人，形势逼人啊！陈司务长当然更是心急如火。正在这时，炊事员大牛提出了改灶方案，陈司务长高兴坏了！你看，大牛整天同炊事班的同志一起研究，一起改灶。为了治服这个每人每天耗柴五、六斤的“柴老虎”灶，真不知熬了多少夜。不久，大牛回家探亲了。他打听到某军区有个单位，炉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。于是，他立即把行李一提，买了张车票就赶到了那个部队，钻在伙房里，当了半个多月的“义务炊事员”。大牛回到部队，带回了一大本子好经验。经过大牛和司务长一起反复捉摸、反复实践，终于治服了这个“柴老虎”灶，把耗柴量降到了每人每天八两这个新水平。你看那炉膛、灶口、烟道、烟囱，设计精巧，美观大方，只要放上几根柴，里面的火就烧得“呜呜”直叫！司务长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做：“内炉抽风灶”。一说起它的优点那个话呀，就象打破了蜜罐子，又甜、又长。

这一下，可惊动了全团！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，团党委决定：在七连召开一次现场会，还叫陈司务长向大家介绍经验哩！

“灶改好了，一定要好好巩固！”这个话司务长不知道给炊事班强调过多少次了，不想大牛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找上门来“请战”，还要改灶，这当然不能同意！

大牛可没理会这些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司务长，你看看嘛，如果把炉膛再糊小一点，把烟道再尽量制窄一点，效果

可能还要好些。”大牛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新的改灶图纸递给司务长。

“说得多便宜！”司务长猛地打断了他的话头，大牛递过来的图纸他看也没看一眼，接着说：“你们给我改坏了，叫我拿什么去介绍？对了，现场会上，我还准备叫你作补充发言呢，可你……”司务长气得说不下去了。

这一下，大牛心里可急了。嘿！这个方案大家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劲，你怎么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反对呢！

的确，为改灶，大牛费了不少的心血。

记得刚到炊事班，大牛就曾对这个“柴老虎”灶生闷气。这个鬼东西！嘴巴张得能赶进一头牦牛，堆成小山一样的木柴，几天就叫它吃光了，看到真叫人心痛！“班长，咱们把这个灶改一下吧！”他把袖口往上一卷，马上就想动手干。

“嘿！算了吧，你没看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。再说，改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！”班长不同意地说。

“你不干我干！”晚饭一开过，大牛就噼哩啪啦地把这个“柴老虎”掀掉，连夜又垒了一个新灶。不想，这个灶却偏偏不争气，柴禾一点燃，浓烟直往伙房里窜，熏得没人敢进去。一些同志笑着说：“我们的大牛真不简单，赶走了‘柴老虎’，又请来个‘烟老虎’！”大牛一急，提起钢钎又要戳。这时，司务长一双热情的大手搭在大牛的肩上，说：“同志们，大牛同志这种精神很好！上级党委号召我们要进行炉灶改革，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，动动脑子，想想办法，打一场歼灭战！”说完，司务长便同大牛一起研究起方案来。

唉！那时候司务长是多么热情地支持大牛改灶呵！为什

么现在又偏偏当起反对派了呢？哼！典型，典型，就是典型迷住了他的眼睛，挡住了他的双脚！心里一急，冲着司务长就是一炮：“介绍典型，还不是为了更好地给国家节约木材，怕这怕那又算个啥典型！我们不能光想到典型，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前进！”

这一炮，倒使司务长平静了些，说：“前进，要能再前进，我早就前进啦！这次，我们就是下了个大决心，才向前大跨了一步！已经降到了八两，还能怎么降？再降，你总还要叫它烧柴嘛！”

“我就不相信，这个八两就硬是闯不过去了，我们试试嘛！”大牛的语气还是坚定的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司务长的语气更加坚定。

正在这当儿，战士小张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：“司务长，大半个上午都过去了，咱们赶快借车子走吧！”

“呵！对对对！你看，尽跟你磨牙，差点误了我的大事！”说着，急忙地从床下面抱出一大捆绳子，转身就走。刚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大牛说：“快回去吧，准备在现场会上补充发言！”

“我要在黑板报上先发言！”大牛一扭头就跑了。

大牛跑到营房外的河边，盘腿坐下来，望着河对面山坡上的松林，心中象林涛一样地翻滚着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，遇到的一件事又展现在他的眼前：那时，他和他的红卫兵战友们到工厂进行革命大串连，和广大工人一起，大造走资派的反。一天，大牛同工人们一起劳动归来，衣服象被水浇过一样，嘴里干得直冒烟。他从木材堆里扛来一根木棒，准备劈开烧水。当他提起斧子正要劈时，一位老工人走

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别看这根木棒不起眼，要从长白山运到这里来不知流了多少汗，木材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材料，可不能轻易浪费一点啊！”这席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八年，但大牛一天也没有忘记。

他猛地站起来，仿佛看见那位老工人又站在他的面前，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。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能辜负工人阶级的希望，要敢于斗争。”说完，三步并做两步地向连部外的小黑板跑去……

过了一会，小张推着车子，司务长拿着一捆绳子，来到炊事班。司务长老远就喊道：“炊事班长！人都跑哪去了？”

“到！”班长挽着袖子从伙房跑了出来。

司务长说：“我带着小张他们上山打柴，到锯木厂拉锯末，你在家负责，我过两天就回来，……”

“还打柴干啥？伙房背后还有哩！”炊事班长有点莫明其妙。

“烧那个柴还算啥典型。今后，我们这个典型灶一律不烧成柴，只烧树根根，树疙瘩，还有锯末。”司务长讲得特别认真。

“是！”炊事班长心里一乐，习惯地把脚跟一靠。

“嗯……，还要把班里抓紧一点，那个灶可不准任何人去乱动！”他觉得都交待妥当了，便招呼着小张走了。

当他走到俱乐部门口的时候，被一群围在黑板报前的叽叽喳喳的战士吸引住了。

“看。小评论又出来了！”

“哟！这是批评谁呢？”

……

司务长心里猛地一震，赶忙走过去一看，只见黑板报上“小评论”三个字下，用红色粉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毛主席语录：

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，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。停止的论点，悲观的论点，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，都是错误的。”

下面接着写道：

“先进典型还要不要继续前进？不闯又怎么能前进呢！我们认为，在改灶问题上，有的同志在成绩面前有停止的论点，自满的情绪，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。这是一个原则问题！如果这样，怎么能够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！……”

司务长看着看着，心怦怦地跳起来。他听见身边几个战士在叽叽喳喳议论着什么，心里感到不安。他鼓起勇气，又认真地看了一遍，心里想着：“对！应该继续革命。但，灶改不好，现场会开不成，那……”想到这里，觉得有必要再找大牛。他一转身：“大牛，大牛！”边走边喊着。

“司务长，叫大牛有啥事？”炊事班长擦着手走了出来。

“呵，炊事班长，来来来！”

班长急忙走了过来。

“咱这个灶，直接关系着全连的荣誉，要好好把大牛给我看住！做做思想工作。你要知道，这是关键时刻！懂吗？关键时刻！”说完，他急急忙忙地去追赶推着车子的小张去了。

司务长倒是走了，可怎么也不能“看住”大牛。你看他吃饭在议论，走路在思考，连做梦都在同谁争吵着改灶的事！整天对着炉灶发呆。同志们说：“你要找大牛，准在灶

门口！”

这一天，班长又端着饭到后面来找他。只见大牛正弓着身子，手里捏着一把火钳在炉膛里夹着什么，脸望着炉火笑成了一朵花。哟！一股子臭味直钻鼻子，裤腿都烤焦了！可大牛还根本不知道。

“大牛，你的裤子都烤焦啦！”班长又着急，又疼爱地喊叫着。

大牛可一点也不在意，激动地跑过来，一把拉着班长：

“班长，你来看，这个灶还大有改头呢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班长莫名其妙地跟过来一看，才知道大牛用火钳夹的是一块小瓦片，把烟道口轻轻地挡去一小半，顿时，炉膛里的火就象一股愤怒的旋风，呼呼地吼叫着，在锅底上直打转。再把小瓦片取开，又看见一小股火尾巴偷偷地“溜”了出去。“哟！”班长看到这情景禁不住叫了起来：“这个灶还真有潜力可挖哩！”

“当然啦！”大牛睁大了眼睛，滔滔不绝地向班长讲了起来：“我反复看了好多次，不仅烟道口稍大了一点，炉膛也大了一些，锅也偏高了一点，如果再改一下效果肯定要好些！”说着，大牛使劲地摇着班长的肩膀：“班长！咱们赶快动手改吧！”

“嗯……”班长往头上抓了一把，又看着大牛那副焦急的样儿，停了一会才说：“大牛同志！你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！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！”大牛把手狠狠一甩，转身走了。

深夜了，大牛还在伙房里急得直打转。左看，右看，这个灶明明还可以改嘛！可司务长就是不准动。越看越急，越想

越急，“哼！”他把拳头往胸前使劲一挥，“改！”

“大牛，你怎么啦？”

呵，是指导员！大牛一转身看见指导员和蔼的笑脸，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。

“嗨，真是门小钢炮，有话慢慢说嘛！可别把炮膛闷炸啦！”指导员亲切地笑着，拍了拍大牛的肩膀。

“指导员！”大牛平静了些，继续说：“我有个想法，咱们的先进典型还要不要继续前进？我觉得司务长在成绩面前有自满的情绪，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，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够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前进呢！指导员，这可是个大问题呀！”大牛心情十分激动。

“多好的战士啊！”指导员一边听着，一边点头微笑着，最后说：“你想得很对，也想得很好！可是，怎么连这个也不要了呢？”指导员说着取出了大牛设计的那张图纸。

呵，原来是大牛生气的时候丢在司务长家里了。

“这是我在司务长家里看到的。你们班长已向支部作了汇报。晚饭后，我们开支委会研究了这件事。党支部决定：坚决地支持你们，而且还要用这件事对全连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！”指导员讲得那么坚定、严肃。

“太好了！咱们马上动手干吧！”大牛忽地站了起来，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。

这时，炊事班的同志涌了进来，对指导员说：“干！我们和大牛一起干。”指导员望着这群生龙活虎般的战士说：

“好！咱们首先学习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伟大教导！……”

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，太阳偏西了，只见司务长和小张

他们正拉着一大车树根根、树疙瘩，背着几麻袋锯末，呼哧呼哧地急急忙忙往回赶。

“哎呀！司务长，你才回来呀！”刚到大门口，通信员就迎了上来，说：“政委和各连的代表都来了，正等着你呢！”

“怎么？今天就开现场会？”

“团里通知提前了，我正准备骑马去叫你呢”。

“呵，我马上就去！”说着把车子交给小张驾着，拉着通信员就走。

他大步地向前走着。忽然渐渐地放慢了步子，他想起了昨天和小张的一场争论。

昨天，小张向司务长说：“大牛的小评论真好！我看，你错了。”小张的态度非常认真。

为这事，司务长的思想象一团乱麻，费了很大劲，还没理出个头绪来。他听了小张的批评，心里感到委屈。他说：

“我对继续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刻，可是，灶改不好，连现有的成绩也保不住啊！”

小张一听急了：“司务长，你太不相信群众了。你太不理解我们的大牛了。”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一边擦汗，一边问通信员：“怎么样，大家对咱那个‘内炉抽风灶’有啥反映？”

通信员不禁噗哧一声笑了起来，“哎呀！还说你那个‘内炉抽风灶’！早就被大牛掀掉啦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那……”司务长不由得大叫一声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通信员吓了一跳，连忙说：“你听我说完呀，大牛他们又……”

“别说啦！”司务长气冲冲地直奔伙房而去。

还没到近前，就看见政委和一大群干部围在伙房门口。司务长心里又气又急，嘿！现在叫我拿啥去作介绍嘛！他正在难受，突然几个兄弟连队的干部在向他打招呼。

“哈！老陈，快进来呀！这回可要好好地介绍介绍你们的经验啦！”

“老先进，又取得了新成绩，真了不起！”

几个干部乐呵呵地把他推着、拉着往里走。

“呵！陈进炳回来了，这回就看你们的啦！”政委笑着对他说。

“首长和同……同志们……”司务长又是紧张，又是难受，说话都有点接不上气了。

“我的工作没做好，对……对不起首长。这个现场会是不是改天……再……再开吧。”

“呵！”大家不禁大吃一惊！指导员赶忙上前把他拉了过来：“喂！老陈，你在说些啥哩！”

“嘿！我那‘内炉抽风灶’给大牛掀了，还开啥现场会，开检讨会吧！”司务长气得把脚一跺！

“哈哈！你看看去！”指导员笑着把他拉进了伙房。

一看，哟！简直把司务长惊呆了！只见伙房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切摆置得整整齐齐，几眼崭新的炉灶油光闪闪，淘好的米，洗净的菜，放得井井有条。只见班长走过来“喀”地一声向司务长立正，敬了个礼：“报告！经过试验：重新改革的炉灶耗柴量是——每人每天六两。请检查！”

“呵！”司务长激动地抓住班长的手问：“大牛呢？”

“搞得不错嘛！”政委满脸带笑地走了过来，接着问：“陈进炳，你今天要的是什么戏法？”一下子把司务长弄得

满脸通红，他真恨不得把地戳个窟窿钻进去才好呢！

“政委，还是先请大家看看表演吧！”指导员笑着上来给司务长解围。

“好！开始。”政委显得非常兴奋。

“等一下！咱们司务长打的柴禾回来啦！”只见大牛兴冲冲地扛了一大捆树根根放在了伙房背后。

“呵！这是干什么？”政委大步走了过来。

“报告政委，身在柴山，更要节约！好材料一律上交，我们自己烧树根根、树疙瘩，这是司务长给我们讲的！”

“好！同志们！大牛和陈司务长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呀！”政委激动地大声说着：“如果我们都能象七连这样，那么，我们不但能够为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节省出一大片森林，而且能够使我们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，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！”

司务长迅速地点燃了炉火，顿时，火苗呼呼地燃了起来。他望着这熊熊的烈火，心潮翻滚着。这烈火多象那大牛的形象，多象那革命闯将的形象啊！

这次表演结果：新改革的炉灶成功了！从八两到六两这一步，是新事物战胜旧思想的一步，是继续革命的一步啊！

“我们体会到：这仅仅是第一步，今后，我们还必须步步都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。”指导员拿着大牛设计的图纸，代表党支部向首长和同志们在介绍着……

刚吃过晚饭司务长就急急忙忙地找大牛去了。

走到伙房一看，只见大牛又端开了锅，拿着图纸在画着，想着，算着。他装着生气的样子冲着大牛说：“大牛，

不是已经按你的图纸改好了吗？还不休息，又在干什么？”司务长这责备的声音在大牛听起来是多么亲切呵！不由得一股子暖流涌到了心窝。他望着司务长亲昵地叫了一声：“司务长！”接着又诚恳地说，“我总觉得，我们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还只是刚开头！”

“只是刚开头！”听到这句话，司务长心里猛地一震，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大牛那正在沉思着的面孔，仿佛是第一次才认识这位“不知足”的小闯将！

司务长想了很久，过了好一阵才说：“大牛，黑板报上的小评论你为什么把它擦了呢？”

“司务长！你不是……不不！那已经过时啦！”

“不！”司务长十分严肃：“炉灶改革只是开始，而我们世界观的改造更只是开头！那篇小评论太好了！我要用它来时刻警惕自己！……”

“也警惕我们全连！”指导员来到他们的身边，亲切地插上了话。

他们三个手挽手走出伙房，信步朝山顶走去。林海上空，飘着淡淡的炊烟，在夕阳的辉映下，把祖国的山河点缀得更加奇丽、壮观……

春到雅鲁藏布江

王世廉

(一)

春天来到了西藏高原，春风吹绿了雅鲁藏布江畔，春雨洒满了江两岸的千顷麦田。

湛蓝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彩，艳阳高照，和风徐徐，给大地送来了温暖。九连驻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战斗景象：看报纸的、抄社论的、翻材料的、写批判稿的……从干部到战士，人人满面春风，个个斗志昂扬。

《人民日报》“批‘克己复礼’——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”的社论发表了。

在营门口的黑板报前，围满了在麦田里劳累了半天的高原战士。他们有的在专心地看，有的在往笔记本上“唰唰唰”地抄写着这篇重要社论。这里，地处边陲，报纸来得迟。昨晚，指导员花了大半夜功夫，从收音机里记录下这篇社论，又把它抄在黑板上。在人层的最里边，有个坐在地上战士，用他那粗大的手，紧紧握住一只圆珠笔，吃力地一笔一划地，在往他的红皮日记本上抄写着。黑红的脸蛋上，冒着一滴滴汗珠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严肃认真的光泽。他就是机枪一班藏族战士齐美多吉。